

提香色是一种什么色

肖复兴

自古出名的画家有两种,一种爱钱甚于艺术,一种爱艺术甚于钱。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提香,属于前者。起码在当时的画家中,没有比提香更嗜钱的人了。钱,是他的信仰,那时候的人们,不客气地批评他是一个不信教的教士,是一个不愿意祈祷的人。

不像梵高等画家的生前潦倒,提香在世时就已富可敌国。他为罗马帝国查理五世画一幅肖像的收入,就买下了威尼斯一座亲水豪宅。因得帝王宠爱,他的人生也开了挂,找他来画肖像的王公贵族络绎不绝。

按理说,他并不缺钱。但是,仅靠卖画赚钱,他还不满足,还要挤进政府部门担任个职务。他在威尼斯海关担任职务,薪金一分不少,年年拿,却一天班也没有上。他与海关的交换条件是,为市政大厅画一幅壁画。可是,21年过去了,提香也没有画上一笔。一直到海关命令他必须赶紧完成壁画,否则,不再让他吃空饷。

此时的提香,虽然已腰缠万贯,还是舍不得让这笔薪金旁落。他为市政大厅画了一幅壁画,这便是他的名作《卡道莱之战》。这是一个史诗性的历史题材,被提香处理得惊心动魄,为世人所惊叹。作为威尼斯画派的领军人物,提香有这样的本事。无论宗教题材还是历史题材,或是世俗题材,他都能够处理得得心应手。正因为他有这样的本事,让他赚得盆满钵溢,但他并不满足,只要有一分钱的赚项,他依然会伸手握住那支胜过千军万马的画笔。

80多岁的提香还在精力充沛地不断接活儿。威尼斯,乃至整个意大利的贵妇,都慕名而来,一掷千金地请提香为她们画像。那个时期,上自国王王后,下至王公贵妇,都喜欢画家为她们画像。提香将这些人地心思揣摩得透透的,为了多赚钱,在画像时,他会巧妙地把他们画得好看一些,年轻一些,摆在客厅里,光彩照人。

对于提香来说,这不是什么难事。他在为西班牙的菲利普国王画像时,特意把这个长得矮小丑陋的国王画得英俊一些,画像画好,连菲利普的未婚妻都觉得画得比本人好看,还以揶揄的口吻风趣地说:尽管我无法容忍这个人,但我喜欢这幅肖像画。

晚年的提香爱用一种金橙色来为这些贵妇的画像增添光彩。这是提香创造的一种能够点石成金的神奇色彩。后来,人们称这种漂亮的色彩为“提香色”。提香色,当时为那些贵妇的脸上增添了笑容,也为提香的钱袋增添了不少金币。提香色,可以让艺术降格,让艺术趋奉权势,屈服金钱。在提香那里,提香色,其实就是金钱闪烁之色。

关于提香,最搞笑的事情,发生在他临终前。1575年,一场瘟疫席卷威尼斯,城内死亡者成千上万,垂垂老矣的提香自知命危旦夕,便开始着手安排后事。首先想的是应该先找好墓地。他居然突发奇想,找到一个教堂提出条件,如果教堂能够免费提供一块墓地,就给他画一幅宗教题材的油画。教堂同意了他的这个条件。他为教堂画了一幅圣母抱着死去的耶稣的油画,这就是有名的《圣母哀悼耶稣》。画完之后,提香又去讨价还价,想多要一点儿土地。教堂牧师看着这个风烛残年的老头儿还在锱铢必较,不知是出于敬重,还是不愿意再跟他纠缠,又多给了他一点儿土地。

提香心满意足了。这成了他人生最后一笔交易。

第二年,瘟疫卷土重来,威尼斯全城人死了一半。这其中就有声名显赫腰缠万贯的提香。他躺在为自己多要了一点儿土地的墓地里,可以心安理得地舒展下腰身了。只是墓地里再没有了耀眼

读书

周末的上午,细雨沙沙。我撑着红雨伞来到了位于小城西部的龙山社区书屋。推开门,一股熟悉的书卷气扑面而来。因为下雨,书屋里人不多,只有一名女孩在书橱前浏览,一名白发老者戴着眼镜伏案读着一本杂志。我向坐在角落里的管理员点点头后转向书架。我想借阅曹文轩的作品,那纯美的《草房子》《青铜葵花》……可扫视一番却没找到,也许书屋没购进,也许被人捷足先登借走了。正准备咨询管理员时,目光瞥见了一本旧书,发黄的书脊挤在整齐排列的书中格外醒目。我伸手抽出书,眼睛倏地被点亮了:这是一本老版的《青春之歌》。打量着熟悉的封面,翻开泛黄的书页,激动之情涌上心头:这是我少年时最早接触的



插画 董昌秋

微小说

小秋

孙春平

前几年,我去辽西大山深处支教。那个村庄真是太僻远了。小学校在村东坡岗上,教室倒是不少,但学生只有四五十人,包括一年级到六年级,实际只占用了两间教室,一三五年级一间,二四六年级一间。我负责教一三五年级,教二四六年级的是位大姐,若不是为了照顾家里卧床的老人,估计她也早离开学校了。我住村里,村主任说让一名年轻女老师住村外不放心。眼下的农村,中青年都外出打工了,留守的多是老人和儿童,新常态,不奇怪。

学生少,一方面因为新生儿少,还有就是些孩子被家长带出了大山。学校不能不办,让孩子们拼校去外村上学又太远,没办法就得拼教室。我的教室里也就20来个学生。我给一年级上课时,三年级和五年级的学生便自习或写作业,要想不嘈杂,只能连哄带吓唬。有时我生气地一摔课本说,你们闹吧,我明天就回城里去!孩子们便立刻安静下来。迎着那一双双无辜的眼睛,我又怎能忍心。

孩子们可哄可吓,耗子们却不信这一套。教室是几十年前盖的“北京平”,虽然地面铺过水泥,但啮齿类动物的牙齿真是天下无敌,再结实的水泥,岁月一久便成了豆腐渣。时常是大白天的,半尺多长的老鼠便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教室里,甚至蹿到讲台上。我这人天生怕鼠,一看见鼠游脚下,难免大惊失色。每到那时,教室里就闹腾起来,胆小的孩子哇哇叫,胆大的男生则抄起扫帚打甩起石块上疙瘩。为这事,我动员学生把家里的猫抱来。可时下乡村里养猫的人家也少,好不容易有学生抱来从亲友家借来的猫咪,那养尊处优惯了的小猫见了老鼠非但不扑不咬,竟从窗口跳出远遁。为这事,我也多次找到村主任,建议他买些鼠夹鼠药。没想到,村主任摇头苦笑,那可不敢再

试,你想想看,学生们都不大不小的,真要一眼没照应到,手脚被夹了,或者鼠药被孩子送进嘴里,那问题可就大了。使不得,使不得呀!

有一天放学时,三年级的小秋悄悄留在最后,小声对我说:“老师,我能打耗子。我家的耗子早被我打绝了。”

我惊讶地看着她。小秋不过十岁,瘦瘦弱弱的一个黄毛丫蛋,平时不爱说话,学习却努力,她从来不听误作业。我问她:“你怎么打?”

小秋说:“反正我能打,你一看就知道了。但是,我要夜里打,天黑后我不敢一个人待在教室,老师能陪着我吗?”

我说:“好,我陪你。但家里能让你夜里一个人出来吗?”

小秋的神色顿时黯淡,但只一瞬,又咧嘴笑了:“我也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呀。”

唉,又一个留守儿童。

那晚,我把小秋拉到我的住处,给她煮了挂面,还放了两个鸡蛋。返校前,小秋说:“我回趟家,得带上打耗子的武器呀。”

在村中路口,我再见小秋时,见她仍是背着双肩包,手上并没多出任何物件。我问:“武器带来了吗?拿出来给我看看。”

小秋仍是笑:“暗器不可轻易示人的,别急啊老师。”

那夜,天空高悬圆月的月亮,教室里铺满了银辉。小秋特意选择这样的夜晚打老鼠,是不是也是为她谋划中的一部分呢?小秋拉我坐在暗处,掰碎一块饼干撒在脚下,示意我不要出声。果然,老鼠出现了,是两只。我刚要提醒,小秋突然出手,甩出

到了一叠书籍,其中有《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小说和一本《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编》。这些书是父亲辞职时带回的。父母见我捧书偷看只叹气却并没阻止。接下来的日子变得天蓝地阔,我的视野里五彩斑斓。我在劳动之余津津有味地抱着这些书本轮番“啃”上一遍又一遍。这些书给我打开了一扇扇通往外面世界的窗子;战争、剿匪、地下工作,不同时期的革命斗争故事;江姐、春玲、杨子荣,一个个催人上进的英雄形象。他们顽强生活为理想献身的精神、有血有肉的形象描写开阔了我的视野,给了我文学艺术的熏陶。一遍遍反复阅读也锻炼了我的

语感;认字、积累词语、造句,我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也不知不觉地增强了。正因如此,高

什么东西去,砰,一只耗子应声倒毙,另一只则霎时没了踪影。小秋急将甩出的东西扯回,又将那只死耗子远远踢到墙角,重坐回我身边,小声说,耗子鬼得很,不远点踢开,别的不来了。看我想去抓她放到课桌上的小物件,小秋急拨开我的手说,老师别动,脏死了。

果然是暗器。老式盘秤那种10斤重的小秤砣,铁铸,听说里面还灌了铅,在集市上还偶尔可见。因拴了两米多长纤细而结实的尼龙绳,沉甸甸的小物件打出去便有了收放自如的快捷。我惊异的是这么小的女孩,竟有如此办法,稳、准、狠,十打九中,不是亲眼见,真是让人难以相信。

那晚,小秋一共击毙了5只老鼠。本来还可以再多,但夜半时分,第六只出现时,小秋却突然发了慈悲。那是一只大老鼠,体形硕大,却显疲瘦,重要的是,它身后还跟着三只小鼠,看来是刚出窝的,一只衔着一只的尾巴,形成长长的一串。我问怎么不打,小秋发出一声与她的年龄极不相称的叹息,说:“打死大的,三个孩子就都没有妈妈了。唉,够了,至少十天半月的,耗子不敢出来了,这东西有记性。”

后半夜,我和小秋同睡在我住处的土炕上。我问,你怎么不跟你爸妈一起去外地呢?小秋说,我爸和爷爷下矿出了事故,一起没了。我妈又嫁了人,我可不愿当拖油瓶。我问,那你怎么不跟奶奶一起住?小秋说,我奶帮我叔叔看孩子呢,我不想让她再为我操心。我再问,是谁教你打秤砣的呀?小秋说,村里的孙爷爷。孙爷爷说,女孩子一人在家,不能没有防身之术。他还说,梁山泊有个好汉,叫没羽箭张清,专用这个办法制敌,老厉害了。老师,我打秤砣的事你可一定要替我保密呀。

我在那个小小山村待了两年。时至今日,我在街上看到半大的女孩子,还不时发呆。小秋也长这么大了吧,她还好吗?

考恢复时,我顺利地考取了高等专科学校师范学校。

师专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所偏僻的农村学校当教师。同事推荐我阅读了《爱的教育》。小说中那质朴深厚的情感、浓郁的爱的氛围感染了我,平抑了我驿动的心。之后我陆续读了陶行知的著作和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等书籍。“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教育大家的教诲和播撒大爱的实践感染了我,使我认识到教育是富于创造性的艺术,是值得付出青春的事业,从而坚定了我做一名教师的决心。若想当一名好教师,急需“恶补”。于是我课余时间都“泡”在学校图书室里,阅读了能找到的所有中外知名教育家的传记和代表性著作,又系统地学习了教育管理理论,并坚持学以致用。

作为语文教师,我30多年来形成了常年坚持阅读文学作品的习惯,从古今名著到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从书店购买到图书馆、书屋借阅再到网络阅读……

读书,使我的教育生涯变得丰富多彩。读书,帮助我由教书匠转变为合格的教师和称职的学校管理者。

生命的航船需要劈波斩浪,也需要在宁静的港湾憩息和修葺。过了知天命之年,读书与“黄金屋”“颜如玉”的功利心渐行渐远,更多地成了心灵的需要。如物质生命须臾离不开空气阳光一样,读书成了我精

神生命不可或缺的滋养。

正如明朝学者陈益祥所说“流水之声可以养耳,青禾绿草可以养目,观书绎理可以养心”,我把读书看作了对情感的过滤透析、对灵魂的涤尘沐浴、对思想的营养补给、对精神的打造升华。烦恼时读书,书是忘忧草,快乐时读书,书是解语花。受伤时读书,书给我送来了慰藉,遭遇挫折时读书,书赋予我坚强。春风得意时读书,书教我淡泊,沉沦低谷时读书,书赋予我激情。无论春夏秋冬、喜怒哀乐,书永远是我的精神寄托。捧起经典书卷,就像隔着时空聆听圣贤大师的教诲,翻开书页浏览,就像与至亲好友喁喁谈心。读卢梭的《忏悔录》,叹服他用赤裸的真诚呈现人的尊严;读梭罗的《瓦尔登湖》,体会他亲近自然的纯洁、回归淡泊的境界;读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领略“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的永不屈服的精神……读书,让我能在千百年积淀的优秀文化中浸染,从而摆脱虚荣、贫乏、低俗和浅薄,追求诚信、友善、磊落和仁慈;读书,让我能在人类智慧结晶中吸取营养,从而营造健康阳光、积极向上的生活。

我庆幸一个个因充溢着书香而精彩纷呈的日子,我感恩在书籍的陪伴和引导下奋力前行的人生航程……美好的回忆带来了愉悦的心情,我高高兴兴地携着两本新书告别书屋,走进了蒙蒙的细雨中。

贺沈阳地铁九号线通车

王向峰

立国七十载, 势势如转鹏。
跨进新时代, 城市更繁荣。
街路人车挤, 何处要路行?
目标深上下, 地铁应运生。
盛京与时进, 十线两驰骋。
九号线相继, 五月一路通。
怒江公园起, 北复西南东。

惠临五市区, 绕沈见龙腾。
穿越浑河底, 不惧惹涛惊。
二十三站路, 十一站换乘。
终点沈建大, 乾乾向日升。
古都多盛事, 与国同振兴。
民享富强福, 泽溉沈阳城。
共筑中国梦, 大功必早成。

木头城子随感

(组诗)

商志福

在陈杖子小学

此刻,陈杖子坐在阳坡上
阳光普照
炊烟袅袅。一条水泥路
被倒垃圾的妇女
弹得嘎嘎响
那些白鹅是奔跑的音符

杨校长站在小学校的门口
扬起的手与身后的国旗
连成仰角上的一条线
陆练的有小鱼儿
从他身边不规则地
游过去,藏起来

一切都刚刚好
时间地点愿望
都是我所乐见
都是我所喜欢。刚刚好
这个早晨的阳光
照耀着的这一切

大凌河畔

写字的芦苇,只剩下两点水了
还坚持在风中
一个趑趄跌倒的冰面上
有孩子们溜出
好远的笑声

那些树们,站在岸上
它们内敛的姿态
让遍翻典籍的晨风
不知所措
失神的瞬间
压抑了一堆新草
它们是昨夜一小撮儿春风
遗失的温暖

上游脆弱的坚守
只差一点点的暧昧,就坍塌了
只是这会儿,还锦言在心
不着一字
那些桃树,努着嘴偷笑
换了一个新的词牌

天鹅们,结着V字队
剪开尴尬的一角
把两点水变成三点
沾着洁白写下分散的字
有人在滩涂上招手
有人在堤坝上瞭望

在西三家

仿佛比谁的脖子
更长更白更优雅
谁的眼睛更清澈
更能读出时节的本意

过了晌午
大凌河顺着风吹着的方向
化解胸中的块垒
风筝缠在孩子的手中
阳光涂在岸边的林中
光滑的滨河大道
有人唱着歌谣

像三粒纽扣,扣住了丰腴
大凌河九曲十八弯
缠住的是银簪一样的头饰

黄昏里
橘色旧时光的胡须长过
炊烟。袅袅
蛰伏在《雨霖铃》中的蟋蟀
更改不了词牌
我用一下午的苦心
煮一壶虚无的菊花茶
陪刀客练剑

蒿松沟春山图

这么多的水字,在空中
把一座荒山的背景
浸润得气壮摇曳
生活的美酒
蘸着虔诚
晕染春光

仿佛婀娜的垂柳,锦言在心
不着一字。飞翔的姿势
照亮一众网不住暖风的人
他们爱恋着季节
追逐着蜻蜓
而最红的那只
只在你似海的心中

插画 胡文光